

[设计理论]

“美美与共”：探赜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

张犇¹, 张知临²

1. 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南京 210034;

2.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7

摘要: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实际理论创新的需求出发,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基于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生成范式,探讨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对时空转化、社会转型、主体转变三者的适应途径,为发挥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当代文化传播要求构建理论基础。我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蕴涵三大维度,六种价值,不仅是打造文化“当代性”的需要,更能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出应有之力。在构建新时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势之中,“在场性”价值显著。

关键词: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3)04-0001-06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3.04.001

"Beauty and Harmony":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of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ZHANG Ben¹, ZHANG Zhilin²

1.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4, China;

2.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of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from the demand for pract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generative paradigm of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the adaptation pathways of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to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ject transformation are investigated, in order to buil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lfilling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voices". The arts and crafts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contain three dimensions and six values, which are not only necessary for creating cultural "contemporaneity",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trend of building a new era of "beauty, harmony and universal peace", the value of "prese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arts and craft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value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

是由不同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

收稿日期:2023-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1BG112)

作者简介:张犇(1971—),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史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

通信作者:张知临(2003—),男,主攻视觉传达设计。

的人们的共同体。^[1]”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文化特性的表现上,既怀具本体文化的原生性,又体现出多元一体的交融性,共同擘画出博大精深、宏伟多彩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质而言之,树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的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和精神力量之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一种既需要面向汉民族,又需要全面观照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自觉意识。只有客观地协调好“一”——汉族与“多”——少数民族的关系,才能更加合理地构建多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夯实基础。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在形成多元文化品类和多维文化类型的同时,也造就出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共同体面貌,决定了各族优秀传统文化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之下,同舟共济,踔厉奋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充分的交融互鉴和对外传播,进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将中华各族人民更好地凝聚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一、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国各族的优秀文化以其纷繁夺目的特色与内涵丰饶了人类的文明。这种多姿、多彩、多样态、多品类的文化风貌,正是费孝通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十六字箴言的依据所在。

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正是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箴言的全方位彰显。从丝绸之路、白马驮经到鉴真六渡,伊儒会通,及至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当代改革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内生与外延并蓄之积极态势,为人类文明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断创造和输出中国智慧。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同样遵循着中华文明的内在规律不断发展,并形成了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特色,又具自身品质内涵的独特文化空间,蕴涵了丰富的“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少数民族厚

重的历史经历所造就出的风格多样、观念多元、技艺精湛、人文浓郁的艺术风貌,在多样的民族、民间、民俗的文化背景深刻影响之下,绽放出多彩的风貌,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贡献出丰富、实效、实用的创意灵感与素材。在当前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完全有能力为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提供强劲有力的支持。

工艺美术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很有特色的内容,也是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最具认同性的文化符号,拥有既独立、独创、独特,又交融、杂糅的生成范式与价值体系。探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是基于中国实际的特色理论创新,有利于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建设成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工艺美术的魅力风采,对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从哲学角度审视,任何时期的“传统”,本质上都是—种重新发现的“现代”。据此,探赜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价值,目的在于探索和构建其当代的传承和转化途径,务必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充分发掘我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优质内涵,培元立心,突破传统习惯性的单向度传播方式的视野局限,真正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当代的价值体现,多维度实现“从我到他”的“走出去”目标,为增强中华文化艺术的品类厚度,展现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风貌,形成多层次的支持。

二、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范式的独特性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生成具有特殊的生态结构,典型性与共通性兼具,历朝历代在与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同时,又彰显出个性独具的文化样貌,形成了宏观上符合历史规律,微观上千文万华的范式。这种生成范式的形成,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经历有着密切勾连。

少数民族之所以冠之以“少数”二字,正是基于其非主体的民族地位的定义。这也使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形成、发展、更新和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依据其文化适应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显性的动态发展特点;而又由于历史上各时期文化时空的迭变,造成每个时期所处的“当下”内涵发生变化,也正应和了前文所言的任何时期的“传统”,其本质是一种重新发现的“现代”之论断。在这种文化发展规律制约之下所形成的文化认

知观和艺术审美观,使不同文化语境之下的此“当下”造物观与彼“当下”造物观形成差异。当下若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厘清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蕴含的内涵,进而升华少数民族在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就必须从此“当下”回溯到彼“当下”^[1],回归少数民族的“文化原境”,抉微彼“当下”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的缘由,从历史、文化等维度,发现和凝练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才能准确地确立和评断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

亦即是说,认识、提炼和升华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实现其在新时代的传播价值,首先必须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时空之中获取依据。因此,“时空”既要成为评估其当代价值的第一要素,也是了解其生成范式的第一要素,只有明确了我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的时空之“场”,其特性和价值才有可能被准确把握,使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真正成为当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种具体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特有的自然物性意义,而且有助于在廓清其历史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对当下文化建设与传播的重要价值信息。因此,在对适应当代传播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品类选择和价值提炼中,关注“神圣”“崇高”“世俗”“亲和”“中心”“边缘”等具有民族特性的精神诉求和空间意象,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进而赋予其进入当代转化与传播体系的可能。

正如前文定义,“少数民族”一词之由来,正是由于其非主体性身份。所以除了上述提出的探析历史文化的生态语境外,各少数民族因生产方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乃至军事行为等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族群迁徙、流动、变迁和同化,也是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角度之一,特别是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变迁”是诸多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共性特点。在这种文化生态下,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价值体现呈现出与主体性文化相异的动态性特征。

如果将代表历史经历的“时空”视为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发展中的历时性,那么,“迁徙”“同化”和“变迁”就是其中的共时性。“变迁”是少数民族与“他文化”间交流互动的典型性行为,呈现出融通性、多元性、交叉性等不同于“时空”要素下的线性发展特征。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评估,不

仅要密切关注“时空”的要素,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变迁”,也是判断和评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价值的重要观照点和主要因变量。“时空”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历史空间,“变迁”对少数民族文化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则更加深入和显著,这也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各民族工艺美术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动态性的“变迁”,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升华,进而成为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变迁”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文化生态的迭变,其中既有主动之变,亦有被动之变。线性的“时空”可观测其流变的规律,动态的“变迁”则是考察其价值的重要测点。在这种认识下,传承与革新可视为“变迁”两大显著特征:既显示出对自身民族文化本源的坚守,又是一种对异质性与多样性文化观照的动态发展的认知和价值追求,本质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变迁”的实质就是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新的时空背景中的解构与重构,在适应中的裂变与传承,包含了生成、发展、传承、革新等多维度的动态行为。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生成范式,正是通过不断实现与现时情境的对接,才形成了与主体文化并行的文化类型,既是对自身内质的塑造,也是对主体文化的补充和对时空转化、社会转型、主体转变三者的适应。

综上所述,基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经历所形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生成范式,在其功能表现上,不仅是一种为满足生活需求的社会活动,而且如今已成为了表达多维文化事象的重要载体:在微观文化视角上,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具有揭示民族民间生活俗制、风土人情的功能,展示出朴素的技艺和朴实的审美诉求;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上,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从不同视角展示中国当代多彩事象的重要符标和载体。

三、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价值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道路和格局已经形成。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文化传播思想和途径的构建,已成为展现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独特的生产范式、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多样的技艺形式,完全有理由、有能力为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播助力。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推动文化艺术的跨文化传播,既符合“一带一路”的倡议要求,更是深层次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交流纽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落实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性,明确昭示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有独特、多彩的样貌,还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性特质,非常符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当代文化传播要求。这种特质的形成,正是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独特的生成范式的产物,不仅表现形式和文化类型原生、多样,还具备了与多元一体文化属性要求相一致的特性,特别是蕴涵于其文化基因中的深沉历史经历,恰恰是对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有力补充。

首先,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而言,作为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表达,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是一种基于区域性或族群性的文化生态所生成的符合本民族社会文化需求的艺术作品。而又基于少数民族文化属性的特殊性,尤其是与中国主体文化之间所形成的内在关系,形成了包括工艺美术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主体文化之间内在的文化间性,使二者具备了潜在的一体性,从而造就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是一种本族文化视角和主体文化视角双重审视下的艺术生成活动,也必然与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统一在宏观的文化场域之中的现实。正因如此,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在形成自身生成范式的基础上,也完成了跨民族的文化艺术认识活动,从而在当代文化传播行动之中拥有了卓犖不凡的文化语义价值。

其次,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客观因素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外部生态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和创新发展工作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内容。这也再次说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发展的动态性特征,使其在文化的外在和内在状态中表现

出地缘特色、宗教信仰和经贸交流三种维度^[4],这三种维度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缘何能为传播当代中国文化、增强文化叙事能力、发挥文化共情效力的重要理由。

作为三种维度之一的地缘特色,主要由少数民族所聚居区域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在地缘关系上,中国少数民族基本分布于中华大地的四方区域,历史上不仅长期与主体文化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经贸来往,而且与边疆域外之间也有着多渠道的交流,历史上诸多族群、部落正是在主体文化的浸润影响和吸纳之下,或迁徙、或内附,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但其传统文化和习惯却依然保留,这也使他们成为了传递中华文化的天然使者。而这种显著的地缘性特色优势,决定了中国少数民族在古往今来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领域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且至今依然以趋同的生存环境,作用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其中,基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我国制定文化传播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内容。

作为维度之二的宗教信仰,可谓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类型,与之对应的民俗活动,以及围绕民间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所生成的各类工艺美术,恰是最能烘托少数民族族群特色、最能展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和传播价值的物化载体。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表达出的“宗教反映着社会的所有方面”“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宗教中找到^[5]”的观点,是对宗教信仰在人类社会文化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判定。

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宗教与民俗文化具有宝贵的原生性与交融性特色,影响力大,传播面广。在当前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完全可将其作为对外传播战略的另一种重要维度。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多样,既有相对成熟的人为宗教,也有区域性特色显著的原始宗教,由此形成的“信仰共生模式”,突破了地缘、血缘等的限制,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民族的信仰共同体^[6]。在此基础上所产生出的技艺精湛、形式多样的工艺美术,无疑是多方位展现我国一贯推行的各宗教一律平等、信仰自由政策的优质传播载体。

作为维度之三的经贸交流,更是中国少数民族历来重要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无论是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少数民族参与

或者主导的影子,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与历代西北少数民族密切相关,乃至有学者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源于先秦的古羌。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外经贸交流的发展,与历代活跃于中华四方的少数民族的支持和配合是分不开的。

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上的驼队,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带出去的不仅有精美的丝绸和瓷器,而且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贯彻和扩大的国际背景下,基于历史和当代的商品贸易走廊,开发和传播由来已久的独特的“丝路文化圈”,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的影响面,对促进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多方位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拥有非常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四、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当代传播模式探析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依赖于族群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独特的宗教民俗活动。新的社会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传播模式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裂变,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并将其上升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尊重其生活方式与习俗,不断为其文化结构输血反哺,是极为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海外文化传播^[7]。四次传播的时代无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经济最为发达和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在这四次传播中,分布于四方的少数民族虽居于主流文化圈层之外,却与主体文化圈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度的交融,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概言之,建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讨。

第一,再塑文化语境,立体传播途径。将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作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新时代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实效性极强的价值,有助于更加立体化中华文化的结构组成,也使传播的内容更加多维,文化的风采更加多样。因此,在当代语境之下,如何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形成合理途径,塑造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型文化语境,使中国少数民族优秀工艺美术的文化传播不断推陈出新,是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课题。这是因为,当前少数民族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曾经赖以生存的生产

模式、经济结构、民俗信仰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失去了其传统的价值。如何构建新型文化语境,持续创造和创新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多方位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多重,不仅需要长远的整体战略和灵活多样的传播途径,更需要构建起新型的、立体化的、适应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当代生长的文化语境。

第二,弥合文化距离,展现民族生态。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具有“‘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融成’‘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等七点个性。^[8]”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文化交流必然是不完整的交流,如是,失去了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播交流,必然也是失去色彩的交流。因此,将中国少数民族最优美、最出彩的艺术面貌展示给国际社会,对打破单极化霸权思维,推进当代国际社会多极化,无疑是具有实效的,还能使中华文化以更恰当、更多样、更易被接受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传播,产生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共情。如今已进入智能化时代,数字化媒介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跨文化传播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距离,为更加快速高效地传播包括少数民族优秀工艺美术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弥合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障碍,全方位展现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的优质风貌,提供了实效、快速和便捷的平台。

第三,增强共情认同,构建文化纽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西方社会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守势力政治操弄等因素的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互鉴造成了阻碍。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丰富的人文价值、优质的审美价值、多元的信仰价值、凝聚的心理价值和丰裕的经济价值,是弥足珍贵的优质文化交流载体。然而如何实现文化共情,如何突破单向度传播的局限,如何真正将自身的优秀品质化育于人,已成为当前文化传播中的关键点和亟需升华的重要链接点,只有不断更新和固牢这个链接点,对外传播的通道才能牢固和顺畅。

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三大维度、六种价值,完全有能力胜任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需求,特别是在当前各种传播媒介风起云涌的技术背景下,不断加强和推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途径,借助新兴文化传播方式打造民族文化展示和情景体验空间,不断培育外向型民族文化企业和优秀民族工艺美术品牌,应成为当下的重要方向。

五、结语

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我国传统优秀工艺美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族人民旺盛的审美能力与创造能力的展现,更是各族人民建立在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基础之上的丰富多元的美学呈现,因而也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华多元一体美学传统中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因此,在新时代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使优秀的少数民族工艺美术不断被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所认知,这既是打造文化“当代性”的需要,也能为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出应有之力。

中国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既是基于文化生态所表现出的文化适应的产物,充满了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还是基于深厚且特有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特征影响下的产物,是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社会结构、生产模式、经济形态、伦理道德、民俗信仰等的物化表达,其图样色彩、纹饰结构、技艺样式、材料工具等具有高度的辨识性、稳定性和延承性,使其一直葆有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并已成为各民族鲜活的文化符号,特别是其中殊为难得、朴实的审美观念和由此升华而成的美学内涵,使其在构建新时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文艺理论空间维度与文化传播体系中,具有了不或

缺的“在场性”价值。

参考文献

- [1]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 费孝通.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J]. 群言,2005(1):19-22.
- [3] 张犇. 论民族造物艺术研究范式的构建[J]. 工业工程设计,2020,2(4):1-8.
- [4] 喇浩钊. 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J]. 中华文化论坛,2016(9):80-84.
- [5]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上、下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6] 邱仁富. 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共生发展的传统模式[J]. 开发研究,2009(5):137-140.
- [7] 马梦真.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海外文化传播高潮对当今传播中华文化的启示[J]. 名作欣赏,2018(14):151-153.
- [8]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作